

周六下午送岳母去瑞金医院看病,正逢高温天气,炽烈的阳光下推着岳母走进门诊大厅,顿时清凉许多,因就诊者稀少,感觉医院难得的安静,更令人意外的是大厅里传来了悠扬的钢琴声,等候电梯时,跟着飘来的钢琴声哼起了熟悉的旋律《军港之夜》,想起了当年在部队学唱这首老歌的情景。

岳母验血后,妻子送血样去急诊处,让我看着岳母在大厅里等候,这时才发现大厅里荡漾的琴声不是喇叭里传来的,而是从角落里的钢琴处流溢出来的。

我推着轮椅好奇地来到钢琴处,见有位六十多岁的男士在即兴演奏,其T恤的外边套了一件蓝色的马甲,背面印有“瑞金医院‘精神家园’志愿者”。男子正在演奏红歌,听到熟悉的旋律,我随之哼唱了起来,并推着岳母来到椅子边,坐下来慢慢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这时,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翻阅着曲谱,他挑选了一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随着琴声响起,眼镜男子放声唱了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上前与其一起放声高歌。眼镜男子很虔诚地将右手放在胸前深情投入。因时间久远,歌词忘了许多,然眼镜男子却熟悉歌词,我随

九月,窗前蟋蟀鸣,脆脆的、嫩嫩的。翻看去年记录,老辰光、老地方,一切照旧。

鸣而知秋。每到如此,习习的秋风来了,硕大的北方西瓜来了,我们金山的阳光也开始退烧了。那时,从田间到小巷,从草丛到树林,哪怕在石头缝缝里,都有它们的美妙歌声。从小就喜欢听蟋蟀的鸣叫,听不厌,不用说对鸣的可爱,即使歌声参差不齐,也强烈好听。有人喜欢把它比作肖邦的钢琴曲,我以为它们是在歌咏壮阔的田野,或者是在窗下演绎“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窗前读书,忽闻蟋蟀对鸣,心猿意马。看不到它们模样,想象中的雄心勃勃、高昂好斗,还有寻找三妹子的兴奋。那里,再好看、好斗的蟋蟀,也需要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激情。那里,再落魄、失败的蟋蟀,也不会停止向三妹子献殷勤。我无法看见窗下的蟋蟀究竟长成什么模样,是哪一种类型,但它们抑扬顿挫的对鸣,更像斗士充满激情的呼唤。

小辰光,此时,弄堂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准备好了,随蟋蟀一起格斗。而现在,我宁愿去旷野里寻找,在晨曦微露时,循着鸣叫,去细细聆听草丛里的浅唱低吟,那里总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吧?不管是书带草、狼尾巴草,总有一管蟋蟀草是舞台的标志。走着走着,到了一片干裂的土堆,那里平日尘土飞扬,此刻却也琴声频频,那些琴手多么老练、多么擅长琴弦的弓法,变化极多的旋律,就这样淙淙而来、汹涌而去。此刻,抬头仰望微蓝的晴空,四面的鸣叫像从晴空折射而来;低头看小河边灌木和昨日硕果累累的桃园,都成了回荡歌声的舞台。倾听这室外音乐,听着、听着,就有了点醉意。

老朋友里,有不少同好者。现在,也许又是潘君去蟋蟀市场,寻觅战将的时候了。他每年都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还会绘制一张精细的斗蟋战绩表。那种对乐趣的认真,把他的头发烧毁不少。这使我想到了蟋蟀的“恶”。就像用手抓过蟋蟀的都知道,它为了逃脱,会张开利牙,咬得你“哎哟”一下。但很多朋友就喜欢这种恶,假如“无恶不作”,一只斗蟋或者就成了英雄。潘君今年又将与它们一起英勇善战。

《诗经》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我的蟋蟀都在旷野里,都在看不见的战线。九月的窗前,它们或者伴着三妹子歌唱,或者在精心准备,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医院里飘来钢琴声

李 动

着他过了一把瘾。

唱罢,我问眼镜男子:“你对歌词很熟悉,当过海军吧?”他微笑着点点头:“唱起这首歌,令人想起了许多战友和当兵的往事。”我有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便告诉他:“我也当过兵,不过我是空军,我们那时最爱唱的是《我爱祖国的蓝天》。”他善解人意地问弹琴的志愿者:“有没有《我爱祖国的蓝天》?”志愿者点头,于是,我们大家一起引吭高歌:我爱祖国的蓝

静待时机

钱浩宇

眼睛,活泼而顽皮。林语堂外出散步时,常带着它一起出去。有一次,调皮的小猫玩得高兴,竟然径直爬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任林语堂百般呼唤,就是不肯下来。树很高,身边又没有梯子,林语堂担心小猫走失,所以就一直坐在树下看书,等小猫玩够了自己下来。熟人看见了,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等‘公主’回家。”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树上的小猫。熟人一听,大笑不止,说:“大师也有无奈时啊!”林语堂摊开双手,自嘲地笑着说:“没办法,我就是拿它没办法。”三小时后,“公主”终于玩累了,从树上下来了。林语堂一见,高兴极了,赶紧收起书,抱起小猫,开心地回家了。

大师的耐心,恰如温暖阳光下的一径小溪,温暖地流淌。静静地等待小猫玩累了下树,不心急,不焦躁,大师的人生无比从容。



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这次是我熟悉歌词,一口气唱了下来,海军老兵却亦步亦趋,一曲唱罢,四周传来了稀稀拉拉的鼓掌声。我平时喜欢唱歌,只要唱起经典老歌,就有种难言的兴奋。我问志愿者:“有没有话筒?”志愿者摇摇头,笑着说:“有话筒会影响患者,这里不是公园,我来弹琴是为了给这个令人压抑的地方,增添一点欢快的气氛,舒缓一下病人的紧张情绪。”

林语堂曾养过一只漂亮而可爱的波斯猫,一身雪白的毛,两只蓝色的

正说着话,妻子匆匆赶来,焦急地说:“快,推妈妈到急诊去就诊。”

我推着轮椅,对妻子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当年去北京旅游结婚,到北京饭店吃自助餐,餐厅里飘来了悠扬的钢琴声,好有情调,表演者是有报酬的。而现在医院里出现了钢琴演奏志愿者,虽然他们身着马甲,弹的曲子也不高雅,但他们是免费为病人服务,属于下里巴人的老歌也许更受百姓的欢迎。”妻子由衷地点赞道:“不但瑞金医院有钢琴志愿者,龙华医院也有,这也是上海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吧。”是的,当优美的钢琴声替代了嘈杂的喧闹声,标志着市民的素质提高了,城市也更为文明。但愿上海更多的医院能腾出地方摆放一架小小的钢琴,琴声不但能舒缓患者忧郁的情绪,还能缓解医患紧张的关系。

不论从音形义的哪个角度来审视,中外人士都会觉得汉语是一种博大精深的语言。相信大家仅仅从语音方面的各种细微之处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你是否注意到在汉字众多多音字中的一些字既可念前鼻音又可念后鼻音?笔者发现,这类有趣

石库门从哪里脱胎而来?它的前身是谁?

我曾经花费两年时间,寻找上海的老房子——绞圈房子80多座,其中有四合院,也有三合院。三合院的二层绞圈房子,三面有房,中间是庭心,一面是带仪门的墙。一正(客堂)二厢,中轴对称的平面布置及房间名称和当今石库门建筑没有两样。从内部结构的角度来讲,花衣街沈义生宅在拆迁期间提供的完整木构架照片,和董家渡早期石库门“敦仁里”和“棉阳里”的测绘图(同济大学传统建筑测绘队)对照一下,一目了然,上海早期的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上海绞圈房子,确定无疑。那么,是否还有更科学的论据

呢?

我忽然想起,三合院和石库门不是都有那个“石箍门”吗?就从这个“门”着手调查吧。

漂亮的仪门是上海绞圈房子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用石条围束的门,宁波人叫“石箍门”,宁波人发“箍”字音发的是“库”,以后上海的“石箍门”就讹作“石库门”了。两扇黑漆实木大门,配上一副环形门

多年的“石箍门”,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我带上了钢卷尺,丈量了许多石库门的大门,门框的尺寸大同小异,宽

者则念第四声。包括播音员在内的一些人能用后鼻音念对“职称(尽人皆知其念第一声后鼻音 chēng)”的“称”,却变调不变音地仍用后鼻音去念“称(应念第四声前鼻音 chèn)职”的“称”。这就走入误区而大谬不然了。

不难发现,在上述亲、劲、称、胖、槟、帧、仑等。相对而言,许多人更熟悉念前鼻音的“亲”、“劲”、“槟”(有的人想当然地以为“槟”只能念前鼻音)以及念后鼻音的“称”、“胖”。殊不知,在“亲家”、“劲旅”、“槟榔”(一种果树或其果实)中,“亲”、“劲”、“槟”均应读成后鼻音,而在“对称”、“心宽体胖”(此“胖”表示安泰舒适),“称”、“胖”均须念作前鼻音。“槟”这个字很有意思。在“槟子”(一种苹果树)和“香槟酒”中,“槟”念前鼻音,而此字在“槟榔”中却出人意料地念后鼻音。前鼻音“劲”和后鼻音“劲”音异调同,但后鼻音“称”和前鼻音“称”却是音异调异,前者念第一声,后

可同时发前后鼻音的汉字

明 德

的汉字大致包括亲、劲、称、胖、槟、帧、仑等。相对而言,许多人更熟悉念前鼻音的“亲”、“劲”、“槟”(有的人想当然地以为“槟”只能念前鼻音)以及念后鼻音的“称”、“胖”。殊不知,在“亲家”、“劲旅”、“槟榔”(一种果树或其果实)中,“亲”、“劲”、“槟”均应读成后鼻音,而在“对称”、“心宽体胖”(此“胖”表示安泰舒适),“称”、“胖”均须念作前鼻音。“槟”这个字很有意思。在“槟子”(一种苹果树)和“香槟酒”中,“槟”念前鼻音,而此字在“槟榔”中却出人意料地念后鼻音。前鼻音“劲”和后鼻音“劲”音异调同,但后鼻音“称”和前鼻音“称”却是音异调异,前者念第一声,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途中短息 (速写) 张定华 作



就这样任性地长大

李 珏

考前晚,还在游戏机房奋战到半夜,第二天睡眼惺忪地奔赴考场,高分是不指望了,总算凭着不错的基础,上了一本。

儿子的成长中,有件事不得不提。高中时他开始住校,被委以年级生活委员一职。这个可是苦差事!老师每天要听情况汇报,同学又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搞得儿子左右为难,居然开始抑郁起来,再也不肯去学校了。他那惊恐万分的娘,只好在单位里请了假,天天陪着逛街、吃喝、谈心,又请了自己母校最棒的心理辅导师,全然无用!最后耐心用完,咬牙切齿地骂他:“生活委员!这算啥官!你捣捣糨糊么得了,嘎认真做啥?”嘿嘿,居然被一语惊醒,儿子想通了,不抑郁了!从此开始慢慢地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有了很多朋友。

作为母亲,其实我是蛮惭愧的。因为工作

性质关系,每周只能休一天、而且几乎没有假期。所以,每每看到现在很多年轻妈妈能够带着孩子游戏、旅游,能够陪伴着孩子长大,我简直羡慕。想想我家儿子,那时更多的是独自上学、放学后独自待在家里,有时候我回家晚,他只得自己做饭。孩子内向、娘又懵懂,尚来不及好好教导,不知不觉地,孩子已然度过了艰难的青春期,长得比他爹都高大了。

大学四年,儿子突然如鱼得水、茅塞顿开。学校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全程外教,逼得他从小最“吃蒜”的英语突飞猛进,而与“应试教育”完全迥异的教学方式,更让儿子欣喜不已,从此真正进入“良性”学习阶段,四年后以第一等第毕业,顺利进入英伦名校攻读硕士;再一年,携优异成绩归来,入职场、搞科研,对与专业完全契合的工作投入得不得了。这期间,工作顺利、爱情丰收,真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放手,也是养育的一种。

七夕会

度大致都是1.45米,高度大致都是2.8米。咦,这个数字我好熟悉啊,原来,绞圈房子的仪门门框尺寸正是这个1.45和2.8的数字。从清代一直到民国,这个门框尺寸一直没有变过,想想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人的个子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个门框的尺寸也就没什么变化。

我的好奇心又驱使我去上海的明代建筑看一下,于是,我赶紧到上海徐汇区南丹路17号的南春华堂(徐光启纪念馆)丈量明代经典建筑的仪门门框尺寸,惹得管理员惊讶不已,我却完全不理睬他的态度,因为,此刻我已经完全沉浸在极度的兴奋状态之中,一组熟悉的数字又出现了,1.45和2.8……

这一夜我失眠了,眼前仿佛出现了鲁班,难道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木匠鼻祖一直在统领几千年的房屋施工吗?第二天,我决定赶往江苏省的周庄采风,一踏进古镇就快步跑向600年前建造的沈(万三)厅和张厅,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江苏的明代建筑和上海的明代建筑仪门,门框尺寸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从沈厅量到了张厅,从一个江南巨富的大宅门量到了一个相当于副省级官员的宅第,从第一进的仪门量到了最后一进的仪门,还是1.45和2.8,天哪,简直是太奇怪了,我随即告知了我的微信朋友圈,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这时,一位微友提醒了我,关注一下“鲁班尺”吧,我突然茅塞顿开,原来,古代木匠建造仪门时,不仅要考虑抬着轿子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仪门,还要遵照鲁班直尺的吉数作为决定门框尺寸的唯一风水依据。于是,我马上在手机上找到了鲁班直尺的吉数对应表,该表上显示1.45为义(天财),属“吉”。添丁。显示2.8为官(官禄),属“吉”。顺利。容易顺利通过考试而获中,容易被提拔、晋级和升官。在鲁班直尺查阅1.42或1.43,不是“离”就是“死”,查阅2.79就是“灾”。

石库“门”的尺寸果然深藏玄机,探索和解开了石库门的门框尺寸之谜,令我如释重负,终于又找到了一个石库门建筑脱胎于上海绞圈房子的铁证,做实了石库门姓“中”的论断。

石库门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后来,不断吸取外来文化艺术的精华,终于成为上海民居史上的特色民居。越是研究,便越是热爱。